

◇浮沤堂读史

伍立杨

妖气与鬼气：

## 旧军队幕僚的底色



湘军名将彭玉麟

民初旧军队中的参谋情形有些怪异。他们的文人气、师爷气很重，不少抽大烟、吃花酒，摇鹅毛扇，派头十足。但他们厄于主官的羁绊，往往终其一生都并不转变为带兵官，好像主菜的配料，或者军阀的侧室偏房一样，永无扶正的机会。他们中的相当一些人，也甘于此种偏房地位，在配角的地位上扮演角色。正值干戈扰攘的时分，他们也和战国时期的处士一般，东奔西走，受雇于各路军阀，充任这种意识形态色彩微弱的角色，为主人设计各种战斗，因为人事的交往渊源，很短的时间内，他们可以站在不同的对立面，今天还是结盟的朋友，明天又不共戴天了，后天却又把臂入林……转眼就可以同盟变成敌人，转眼就可以调转枪口。这些人中，有的徒有其表，有的颇工于心计，如冯玉祥部队参谋长的刘骥、曹浩森等，张宗昌部队参谋长的金寿良、李藻麟等。

这种情形在此前的湘军系列的建制恰恰相反，和北伐以后的国民革命军的情形也呈背离之势。

湘军众多指挥官都是从幕僚角色羽变而来，书生将军，秀才戎戎，放手一搏，仿佛傲然的骠骑，踽踽独行在杀机四伏的驿路之上。

北伐以后，黄埔系崛起，参谋和指挥官的角色经常转换，简直是家常便饭。新式军校培育出来的学生将领、书生带兵官，和民初他们的前身大异其趣。

何以民初的情形有如夹缝中一样的怪异呢？这和近代军阀的生成有关。

湘军的成功，历史家都承认的了。萧一山先生以为其要点在有组织有训练有主义，骨子中保存着我国乡民固有的诚实和勇敢。对兵员，严格按规则保障后勤物质供养，而对带兵的营官，总须其为孔孟的信徒，也即还是读书人。曾国藩说“近世之兵，孱怯极矣，懦于御敌，而勇于扰民。”湘军之建立，无论战斗力还是精神面貌，都和当时的绿营官军、土匪、游民暴民俨然区别开来，而成异军突起的劲旅。

萧一山先生并比较湘军、淮军的根本不同。着眼在三端，一为大将的学术气质，一为将领之出身，一为对事功的理解及其期望。湘军多大儒，公忠体国。淮军将领多出身微贱，气概远逊。湘军的彭玉麟更是杰出纯粹的学者；淮军如刘铭传等则为盐枭……“无怪乎袁世凯以一文武都不成材的人可以传淮军之绪，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不幸。”后又从“军民财”三权分立与否来谈两军的性质差异。国藩在世时，是使三方互相牵制，防范拥兵自重。但他身后，总归无可奈何花落去，难以羈控的局面则出现了。

淮军本是湘军的支派……何以后来国藩尚不能指挥如意而不得不请鸿章兄弟出来帮忙？……看见李鸿章开始就把淮勇造成他的势力，与湘军豁然大公的精神已迥然不同。所以湘军虽是私有军队的起源，而淮军才构成私有军队的形态。后来袁世凯以淮军子弟，传其衣钵，就变成清末民初时代的北洋军阀，割据国家，阻碍统一，贻祸不浅。（《曾国藩传》第十章）

这个判断厘清近现代军阀祸害之起源，缘于专制。处处漏洞，百端补缀，错舛百出。近时学者洋洋自以为得计的论调，说什么要告别革命，指军阀混战之源头在孙中山，观萧先生的梳理，其说可不攻自破，同时也照出今之学者寡情不学的紊乱。

而民国初年的情形，似可说到蒋百里为止，在他之后这种情形就结束了。而其本人，先后飘荡于护国军、护法军，以及吴佩孚的十四省讨贼联军、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等旗号大异相互对立的军队，充任军事幕僚或参谋长等类似职务，他本人可以说是转型期的一个标杆人物。

这些人的身份对于军阀是一种修饰，至于他们的学问，则介于新旧之间，新的知识他们摸到一点边角，传统的学术，则又偏向江湖气的一面。他们看似娴熟的参谋业务，不免带着一丝妖气和鬼气。

◇一地鸡毛

王国华

## 信仰问题

明朝万历年间，思想家李贽雇了一个和尚名为常志的，帮自己抄写《水浒传》。常志抄，李贽点评，刊为流传后世的李评水浒。

这个常志也算是妙人，擅书法，先为书吏后出家。李贽跟他聊过几次，深觉其志向远大，便高薪聘来。李贽评水浒，激情满怀，击节拍案，常发惊世之语，尤其赞赏书中的鲁智深，以为鲁智深是真修行，而不肯吃狗肉的诸位长老迂腐不堪。常志深受李贽思想的影响，举手投足皆仿效鲁智深。开始李贽还没当回事，后来常志跟同辈们争论，一时兴起要放火烧掉屋子，李贽数落了他几句，常志反问道：“我看你还不五台山上的智证长老呢。智证长老能容鲁智深，你就容不下我吗？”

常志出外办事，负责牵马的人反应稍微慢了点，常志怒目大骂道：“汝有几颗头？”典型鲁智深的口气。李贽听着好烦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呀。时间一长，李贽越来越受不了他，终于辞退之。后来，常志流落长安，饥寒而死。李贽的好友袁中道在记述这段故事时，忍不住感慨道：“痴人前不得说梦，此其一征也”。

这话是说谁呢？是怪李贽不该对常志这样的痴人讲胡话，还是常志不该什么都信以为真？

李贽一生，一直以“异端”自居，对孔孟传统儒学、男尊女卑、假道学、社会腐败、贪官污吏等现象大加批判，主张“革故鼎新”，反对思想禁锢。他不仅口诛笔伐，而且身体力行，事事与“主流”做对，最后以剃刀割喉自杀，死在假道学们的监狱里，可谓惨烈。常志无疑是崇拜他的，思想上唯李贽马首是瞻，尽管常志的“叛逆行为”带点表演性质，但安知其不是出于虔诚的内心？再说，先模仿后神似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，即使一时还不理解春秋大义，在行为上向偶像靠拢一下有何不可？

中国历史上的信仰，向来名实分离，言行不一，里外两层皮。从西周到现在，凡主张信仰什么的时候，必不信仰什么，不过是假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而已。不但主流如此，连边缘的、支流的思想亦感染了这个毛病。李贽终其一生坚决反对封建礼教，放浪形骸，但奴仆像他一样“痴痴癫癫”他就受不了。为什么受不了？鬼才知道。常志之于李贽，算得上信仰，最后被信仰抛弃，造成了个人悲剧。而历史上颇有几个傻子对别人的思想信以为真，沦为笑柄。

◇吉光片羽

吴义秀

## 埃菲尔新高度



埃菲尔铁塔

在深圳，看过世界之窗的埃菲尔铁塔，忍不住惊叹。而到了这真正的埃菲尔铁塔面前，才知道世界上一些东西真的无法复制。

我随着不同肤色、不同身份的人，乘上电梯。约会虽然匆促，却跨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。

将近正午的阳光有点炫目，风在抽打着玻璃，但在电梯内，我们因那样兴奋，那样激动。脚跟迅疾脱离地面，瞬间达到第二层，提升了自己的高度。

有人朝东边指点，那是拿破仑陵墓。电梯刚上升时，陵墓顶上的尖顶，似乎炫耀着它的光芒。可此刻，在这新的高度下，拿破仑的陵墓，却像一顶蒙古包，显得那样黯然失色。刹那间，不禁想起了当年拿破仑接受皇帝加冕时，他是何等威风凛凛，何等春风得意。那堂皇富丽的皇宫，跟眼下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有人朝不远处指点，那是戴安娜出车祸的地下通道的位置。刚才车行到埃菲尔铁塔时，经过那个地下通道。里面很阴暗，桔黄色的灯光一直亮着。但一想起戴安娜的出事，就觉得那灯光极其恐怖。而现在，我觉得那处所不过是普通的色块而已。

事情就是这样。登上崭新的高度，视野就变了。那曾经显赫的将不再不可一世；个人的绯闻和生死，哪怕事关天香国色，也会失去份量。在开阔的视野下，我看到了广阔无垠

的巴黎城区，看到了承载着法兰西文化的各种建筑物墙体的颜色。处处都有彩虹，片片都是花瓣，挥洒经典的色调。在无垠的苍穹下，巴黎是那样辽阔，那样充满浪漫，以一种整体的、沉静的、悠远的美，诠释着一个都市的厚重和灵动。

当初，动议建造这座铁塔时，人们议论纷纷，觉得在花都巴黎建造这样一座铁塔，无疑是在建造一个庞然大物。这种情况，正像后来贝聿明在卢浮宫建造玻璃金字塔时的遭遇一样。

我们不妨设想，要是没有建造这座埃菲尔铁塔，情况又将如何？

不错，人们会照样生活，照样在塞纳河畔的咖啡馆消磨时光。但是，谁敢说，他能找到另外一个高点，来迎接巴黎的日出，来拥抱星辰交辉的夜景？

人类的目光在探寻更为辽远、深邃处的星球，新高度必然拔地而起。

我的眼光穿过埃菲尔铁塔顶的发射器，向浩瀚的星空■望。不禁觉得深远的蔚蓝跨过了巴黎，跨过了法国。那不再是巴尔扎克、雨果、都德等人笔下的天宇，而是人类共同面对的苍穹。

从砖石塔、木塔、木砖结构塔，到铁塔的出现，塔的材料和结构不断更新，从安放法老用的金字塔，到用于各种生活、居住的用塔，再到铁塔，塔在用途上不断进步，不断达到新的境界。

人类向着新的高度迈进，这是一种必然。古人尚且有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的诗句，何况处于科技大发展，时代大变革的今天？

有了新高度的提升，就能用一种开阔的、平和的目光看待曾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，就能企求希望的未来，高屋建瓴，充满自信。

◇成语重组

陈长林

## 前无古鱼

每逢岁末，盘点年度人物，总是各路媒体拿手好戏。若有媒体别出心裁，评选2010年度动物，预言帝章鱼保罗肯定稳居首席。如今保罗尽管已走下神坛，走上祭坛，但论起生前辉煌，身后哀荣，堪称前无古鱼。世界杯甫鸣金，《南方周末》即于头版头条刊出《章鱼帝传奇》，当初奥巴马访华，《南方周末》才给个二版头题，可见保罗风头盖过奥巴马，人非鱼比。

保罗之前，没听说哪条鱼死了，会被媒体称作“仙逝”。“仙逝”岂能等同于凡死？于是奥博豪森水族馆为保罗办葬礼、降半旗、建祭坛，并在官方声明中盖棺论定：“没有谁比保罗在世界杯上预测得更准了，它是世界足球的明星。通过电视，保罗走向了全球，甚至俄罗斯和日本人都想出高价买走它。保罗的生命终结了，可它仍是幸运的，它的同类们大多数都沦为了鲸鱼的食物”。

此鱼只应天上有，八猜八中世间稀。就算无脊椎动物中顶数章鱼聪明，拥有三个心脏两套记忆系统，且有学习能力，可保罗预测精确度超过专家，令人叹为观止，难怪“乌鸦嘴”贝利都心悦诚服，顿萌拜师之念呢。

人们总是最关心什么，就最想让保罗预测什么，俄罗斯人让保罗预测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谁来当总统，结果须待大选揭晓后公开。中国网民缅怀保罗，特意编排其临终细节，不是选定“房价永不下降”而昏迷不醒，就是因预测不到中国队何时进世界杯含恨九泉。

既然保罗因预测精准博得一世英名，缅怀保罗也不妨带点预测色彩：多少年以后，球迷也许会忘掉C罗，却不会忘掉保罗。

## 叟言无忌

说起世态炎凉，仿佛人们格外认同阿庆嫂那句唱词：“人一走，茶就凉”。范敬宜退休后写了篇《人走茶凉属正常》，大唱反调：“一直想就‘人走茶凉’之说发点议论，但心存顾虑，因为那时还在‘台上’，怕‘站着说话不腰疼’之讥。现在角色转换，到了‘台下’，似乎可以‘叟言无忌’了。”

叟言无忌，值得嘉许。若非叟言无忌，好多真相就会湮没不传，好多谜团就无从破解。当年盛极一时“马家军”，既然已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异军突起，本该再接再厉，再创佳绩，为何悉尼奥运会上销声匿迹？坊间传闻多多，直到《袁伟民与体坛风云》出版，才算揭开谜底：原来距悉尼奥运会不到一个月，“马家军”获得奥运参赛权“7人中有6人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嫌疑”，国家体育总局遂顶着压力，将这些队员统统拒之悉尼奥运会门外。这本传记问世于2010年10月，袁伟民已年届古稀，故书中审计风暴另有玄机，女排也打假球，“申奥之父”名实相悖等情节，均令读者眼界大开，吃惊不小。

袁伟民“不想让大家搞不清一些真相”，虽然说得晚了点，失去了轰动效应，但迟说总比不说好。有生之年，道出真相，不欠历史，无愧良知，难能可贵。

相反，一味守口如瓶，难免给历史留下遗憾。■